

## 我與「俄巴底」的姻緣（上）

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，晚上，也是美國東岸時間的早上，我返到家裡，赫然看見電視上播著駭人的畫面：紐約世貿雙子塔分別被兩架民航機攔腰撞上，在冒著濃濃的黑煙，在碎裂的玻璃幕牆裡，更見到不少人影，在揮手或舞動衣服呼求救援.....除了在荷里活的災難片裡，我從未見過，甚至不曾想過會有這種可怕的場面。

這驚心動魄的情景，能引發甚麼樣的情緒反應呢？據事後觀察聽聞，有對死難者及他們家眷的同情、有對恐怖份子的憤慨，當然，還有不便大事宣揚，對美國這世界霸主的幸災樂禍。唯是當下，目睹如此景象，在我心中泛起的，竟是兩把令自己也吃驚的聲音：

1. **終於動手了！**——誰動手？動手幹甚麼？連帶的感應，是「終於等到了」，但等到甚麼呢？jj 一時間，自己也摸不著頭腦！
2. **報應！**——看看許多所謂「無辜者」揮手待救最終卻只是等死的場面，心中響起的聲音竟是「報應」，自己也覺得過份、殘忍，卻不能自己。

動手了！報應了！——隱隱然，是某「日子」已經近了的「預警」。作為基督徒、傳道人，我自然想到：

### 末日近了，主必快來！

但這「報應了」和「動手了」的感覺是如何來的呢？說來話長，請容我慢慢道來。

我生於澳門，長於氹仔，小學在一所「左派」（親共）學校就讀。對中共，大家的際遇領受不同，不必強求一致。但就我小時候對中共的「第一印象」，卻是相當不錯的。我不曉得那些老師是不是「黨員」，但為了傳遞夢想，他們離鄉別井，來到當時是窮鄉僻壤的氹仔教書，為創辦這學校，更曾遭受當局的鎮壓，此中的理想與情懷，與「宣教士」不遑多讓，甚至尤有過之。在這些老師的薰陶感染下，我幼小的心靈，就奠下了同輩少年人中不多有的家國情懷。記得那時在學校裡常常看「愛國電影」，董存瑞（一位愛國士兵）托著炸藥包炸毀敵堡，自我犧牲的場面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

許多人說，共產主義是騙人的、是行不通的，共產黨更是罪大惡極的。是的，我今天當然知道，但對那些老師們的理想與情懷，至今，我仍感動不已、佩服不已！他們在我心中種下的愛國情懷，是我人格裡的寶藏，也是助我開啓基督信仰之門的重要鑰匙。（綜觀聖經，幾乎所有屬靈偉人都有濃烈的家國情懷，這與他們信仰上的境界是緊密相關的。這點我會另文詳述。）

回頭再說目睹九一一襲擊當下，我心中「報應了」、「動手了」的感覺是怎樣來的。

話說在我唸初中的階段（那時我已舉家移居香港），有兩次因中國歷史課的內容而「失眠」的經歷。第一次是讀到岳飛為秦檜所害，心中悲憤難平，回家找來手頭上的歷史書從頭到

尾翻看一遍，要知「秦檜幾時死、並怎麼死」，要為岳飛伸冤雪恨。當然是找不到，心中更忿忿難平：「報應」人間有報應嗎？」長大後，有機會去杭州，急不及待要趕去拜訪的，當然是「岳墳」！我也看到了秦檜夫婦的跪像，但那怎能算是「報應」呢？太兒嬉了！心中，仍是忿忿難平！

另一次令我失眠的經歷，是讀到「鴉片戰爭」及「八國聯軍」等晚清「國恥」事件，所謂信奉基督教的列強悍然侵略祖國，逼使清廷簽訂一條又一條喪權辱國的條約。而我當時身處的，正是在條約中被割讓與英國的香港。讀史至此，說不清的家仇國恨，盡上心頭。從此，就結下了我與西方列強（尤其是英國，再延及她的近親美國）的三重仇恨：

1. 列強的霸權主義。
2. 促成西方殖民主義擴張，還振振有辭去剝削弱小民族的資本主義。
3. 為虎作倀或美化本國侵略行為的某些西方基督教會。

——後來證實，這三者都與「共濟會」大有關係。

這些家仇國恨，在我心中造成了許多大家可能覺得太誇張、很「多餘」的困擾。例如大學畢業後，為了是否做教師工作，我掙扎了許久，因為我曾發下「毒誓」：「我這輩子餓死也不幹港英殖民地政府的工作，不接受她的「俸祿」。」教書雖不算政府工，但薪金卻由政府資助，後來，實在無可奈何，也只得「就範」了。

另一困擾，是關乎國籍戶照的問題。我出於澳門，所以有領取葡國戶照的「格」，但身為中國人，領甚麼葡國戶照呢？後來，為旅行需要要在香港辦理戶照。豈料入境處職員說我有澳門出世紙，有「可能」領取葡國戶照，所以不能發香港居民戶照給我。我說，我不打算辦葡國戶照，但他說這也不成，除非我去澳門先辦妥「放棄」伸領的手續，再拿「放棄」的證明回港辦理。最後，為免過於繁複曲折，我只好往澳門辦了一張不倫不類的葡國戶照。

自己明明是中國人，生於澳門，居於香港，而拿著的是葡國戶照，真說不清自己是中國人、香港人、英國人、澳門人、葡國人，還是甚麼人。漂泊無根，欲哭無淚。人生天地，不能「有奶就是娘」，總要「尋根」，找可以安身立命之所，可以得到身分認同的群體。長於埃及深宮之中的摩西，卻念念不忘要回到他的同胞之中，為的，就是「尋根」，尋找心靈的安頓。信仰，其實就是找尋自己的天地根源，直到找著基督，或被基督找著，重返天父的家，始能安息。

不怕得罪的說，缺乏家國情懷的人，他的人格殘缺，他的信仰，亦必殘缺。喪失民族與國家感情的人，不是「大公無私」，而是「人格不全」！邪惡的殖民地政府，做的最邪惡的勾當，就是消滅人的家國情懷。最終是要使人忘本忘根，消滅他們的天國信仰。當知對祖國效忠，其實是對天國效忠的預備與操練，二者絕不矛盾。反之，共濟會宣揚的「全球一體化」，為要，正是消滅人們的民族與國家感情，好為敵基督「一統天下」鋪路。

言歸正傳，眼看祖國被列強如此侵凌，我自中三開始，便天天想著：

## 他們幾時有報應呢？

自己作為基督徒，又是傳道人，這份家仇國恨，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解不開的情結。西方人將福音傳來，對國人有恩，但他們傳教的形式、信念，甚至所傳的信息內容，又夾雜著大量西方殖民主義、貴族主義及資本主義色彩，常令我心裡反感。多少年來，我真心渴想主導這些邪惡勾當的（例如殖民侵略）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會，而是「另有其人」。

果然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我後來終於找到了真兇，就是「共濟會」——冒牌的基督教！實不相瞞，九一一事件之前，我連共濟會的名字也沒聽過，但那一晚（紐約是早上，香港已是夜晚），一切都改變了——二零零一年，九一一，位於紐約的「世界貿易中心」與位於華盛頓的「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」相續遇襲，我忽然感到：報應的時候，終於到了！

論者有謂：「恐怖份子濫殺無辜。」但搞清楚，若恐怖份子襲擊公車、街市、公園、小學，幼稚園，那就確是濫殺無辜，但「華爾街世界貿易中心」與「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」算甚麼「無辜」呢？前者是美國霸權向全球進行「經濟掠奪」的大本營，後者是美國霸權向全球進行「軍事威脅」的大本營，相比於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空襲行動，恐怖份子倒是非常「精確」，並沒有「濫殺無辜」。

二百年前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侵略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今天，她的近親美國，即她的繼承者，繼續著操控全球的邪惡勾當。而華爾街、世貿、五角大廈，才是真真正正的「邪惡軸心」，上帝若然公義，報應，終有一天要臨到這萬惡之城，世貿遇襲，只是「預演」而已！

濃煙、烈炎、火球、倒塌、灰飛煙滅——宛似聖經記載的「天火焚城」。眼前的景象，配合我心中的國恨家仇，「報應」之聲，於是迴盪不已。

會否太武斷？是否太殘忍？——自己畢竟是基督徒，又是傳道人，天天在教人愛心饒恕的道理，怎能如此冷酷無情？但當晚，我隱約感到「報應」的日子到了，上帝動手了，祂已經忍無可忍，要向邪惡「開火」了。「末日」必定已近，基督也必快來了。但我清楚記得，主說祂（真基督）要來以先，必有一個「假基督」先來，牠的記號是「666」，牠必要迷惑眾人，控制列國。總之，真、假基督，都同時「動手」了。

我不能自己地想著誰是「假基督」？誰是「666」？.....我急忙打開電腦，上網，不期然在搜尋工具上打上「假基督」和「666」幾個字，搜尋得來的頭幾項，赫然標示著：

## 共濟會 .....

我平生第一次看見這名字.....

——待續